

這是天父世界

從生態倫理看信仰

鄧瑞強博士
神學及歷史科講師



我們唱著「這是天父世界」這首歌時，內心會感到愉快，像從煩悶的都市，走到鄉間，聽到鳥語，嗅到花香，覺得世界如斯美好。但除了這種溫暖的感受外，「這是天父世界」是我們信仰的真實內容、行動的真實指引嗎？

歌詞說：「這是天父世界，小鳥長翅飛鳴。」雞算是鳥吧！看見雞，我們想到炸子雞、鹽焗雞、麥樂雞。為了吃平價雞，我們要「大量生產」牠們，怎會讓牠們「長翅飛鳴」，牠們要擠在寸步難行的籠裡，插翼難飛。若有幾隻患了流感，則可能禍及全城同胞，給全宰了。沒法了，牠們是為了我們人類而存在的，畢竟，這是我們人類的世界。我們唱著「這是天父世界」歌，吃著麥樂雞，看著牠們為了我們免受牠們的流感傳染而受死。究竟，這是誰的世界？我們是否將世界霸佔了，忘記了，這是「天父世界」？

亞當夏娃在伊甸園，日日看著那些神不許他們吃的果子。越不許他們吃，他們越覺得這些果子特別好吃。他們

終於吃了。當然，這意味著他們違反了神的禁令，越過了神為保護他們而設定的安全「界線」。他們走出了「人性界線」，試圖扮演神。被造的人試圖成為造物主，這是越界，這是罪。關乎人和神交往的這個故事，上述的解釋，是否忘了點什麼？似乎，忘了這故事發生的地點：「世界」。

亞當夏娃生活在「天父世界」裡，不許他們吃的果子，仍然是一種「界線」，但這「界線」，可以不理解為人和神之間的「界線」，而理解為人和世界之間的「界線」。神看這世界是好的，世界從神那裡領受了一種「神聖性」，一種不容人隨意侵犯的神聖性，這世界的神聖性向人劃出一條「界線」：「不許吃」。就如我們面對一隻麻雀，這麻雀會向我們說：「不許用氣槍射我。」面對一根壓傷的蘆葦，它會向我們說：「不要折斷我。」世界給我們一條「界線」：「不可」。但人類有否尊重大自然，守著這不可越過的界線？看，那些摩天大廈，連天劃下的界線也要戳穿了。



亞當夏娃離開了伊甸園，這可以理解為人失去了「世界」這個「家園」。這世界本來是「天父世界」，本來是我們的「家園」，但人沒有尊重世界，反奴役世界，污染世界，世界的「家園性」被我們遺忘了。人類變得無家可歸。豬不再是人類的的朋友，而只是豬扒的提供者；我們也不再視狗為朋友，牠們只是排除人的寂寞的寵物。沒有了

豬朋和狗友，也就同時失去了花和草這些朋友了。一粒麥子，不再講述天國的奧秘；一束葡萄，不再蘊藏救恩的甘醇。我們只是利用這個世界，世界再不是「家園」，只是「工廠」和「商場」。沒有「家」，我們空虛得無法言語。我們的信仰、生活、行動，使我們重建「家園」，抑遠離「家園」？

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，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。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、勞苦，直到如今。」（羅 8:21-22）不單人需要救贖，等待救贖；世界也需要救贖，也等待救贖。我們的信仰，能否不使我們單顧自己的救贖，也顧及世界的救贖？會否有一天，有這樣的一種佈道會，舉手決志的人，關心的是世界的得救，而不只是「個人得救」？會否有這樣的佈道會，呼召人決志「停車熄匙」、「不浪費食物」、「不為了穿大衣而開冷氣」？這種決志，會否被算為是人遵守了伊甸園的「界線」，而獲准重返伊甸園，重回「天父世界」，重歸天父懷抱？「這是天父世界」，是我們信仰的真實內容、行動的真實指引嗎？